

點校本

刑案匯覽全編

刑案匯覽續編

【卷十七至卷二十四】



點校本

刑案匯覽全編

刑案匯覽續編
【卷十七至卷二十四】



法律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刑案匯覽》全編/[清]祝慶琪等編撰,尤詔華等點校.—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036-3137-5

I. 刑… II. 祝… III. 刑法—案例—匯編—中國—清代
IV. D924.0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98398 號

©法律出版社·中國

責任編輯 董彥斌 陳時恩 卞學琪
裝幀設計 曹 鈞 胡 欣

開本 A5

印張 196.75

版本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 法律出版社

編輯統籌 法學學術出版分社

總發行 中國法律圖書有限公司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責任印制 陶 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豐臺區蓮花池西里 7 號(100073)

電子郵件/info@lawpress.com.cn

銷售熱線/010-63939792/9779

網址/www.lawpress.com.cn

諮詢電話/010-63939796

中國法律圖書有限公司/北京市豐臺區蓮花池西里 7 號(100073)

全國各地中法圖分、子公司電話:

第一法律書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慶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蘇州公司/0512-65193110

書號:ISBN 978-7-5036-3137-5

定價:2800.00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中國法律圖書有限公司負責退換)

刑案匯覽續編卷十七

目 錄

刑律 人命

鬪毆及故殺人	(0753)
致斃非姦盜罪人以共毆科罪	(0753)
聽糾往拏正兇致斃一家二命	(0753)
誤認旁人共毆致斃	(0754)
致斃多命死無擾害重情	(0754)
見病丐躄卧地內囑人那移	(0755)
主使共毆未便一事兩引	(0756)
乘人睡卧扎傷恐係有心致死	(0757)
疑竊拉勒瘋丐斃命情節未確	(0759)
共毆屍身無獲不得率請監禁	(0760)
疑匪共毆斃命情節支離駁審	(0761)
共毆致死當以傷重者坐罪	(0763)
共毆斃命恐有圖財謀故重情	(0764)
致斃彼造多命未便俱照擅殺	(0765)
父被人毆喊令伊子幫護斃命	(0768)
誣告之罪重於糾毆應從重論	(0768)

糾毆致斃三命死非欲毆之人	(0769)
三命以上餘人病故不准減等	(0769)
原謀另斃一命畏罪自盡	(0770)
餘人跑走跌斃並非畏罪自盡	(0771)
共毆傷輕餘人當被彼造殺死	(0771)
亂毆罪坐初鬪餘人在監病故	(0772)
餘人毆有致死重傷方准抵命	(0774)
餘人毆有致命重傷在監病故	(0775)
疑賊共毆起意之人畏罪自盡	(0776)
共毆餘人傷斃應准抵命	(0777)
擅殺案內原謀病故准其抵命	(0777)
具題後原謀監斃准其減等	(0778)
毆有重傷餘人未奉部覆監斃	(0778)
原謀監斃在先續獲正犯通行	(0779)
原謀在監病故案結拏獲正兇	(0780)
共毆餘人在保病故正兇准減	(0780)
父子共毆父既監斃子准減等二條	(0784)
活埋竊賊案內加功餘人監斃	(0787)
原謀有致命重傷不以主使論	(0787)
原謀火器致命重傷即應擬抵	(0788)
團長致斃縱放游勇鄉約	(0789)
亂毆罪坐初鬪不得監候待質	(0790)

鬪毆及故殺人

致斃非姦盜罪人以共毆科罪

湖廣司 此案向二先被同姓不宗之向四乖用刀砍傷左髀成廢，嗣見向四乖病卧路旁，憶及前嫌，邀允楊順奇等將向四乖手脚捆縛，欲行送究，因向四乖辱罵不止，該犯用刀剗割其左髀連肱脉筋肉身死。查，向四乖身受各傷，均係向二一人剗割，楊順奇等僅止幫同捆縛，應以向二擬抵。向四乖雖曾砍傷向二成廢，罪有應得，惟究非姦盜等項罪人可比，向二將其剗傷致斃，應仍依共毆本律科斷。該撫將向二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以絞候，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將向二改依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楊順奇、李洪奇均改依共毆餘人杖一百律，各杖一百，折責發落。道光十九年說帖

聽糾往拏正兇致斃一家三命

廣西撫 題：潘亞七因伊兄潘亞二與韋裕典爭毆，致雇工黃開林被韋裕典之姪韋雲猶戳傷致斃，潘亞七並雇工陳亞幅復聽從潘亞二往拏韋雲猶等送官，致各將韋雲猶、韋雲彰致傷身死。查，韋雲猶身受各傷，惟後被陳亞幅戳傷右乳為重，應以陳亞幅擬抵；韋雲彰身受各傷，惟後被潘亞七砍傷腦後等處為重，應以潘亞七擬抵。韋雲猶雖係毆斃黃開林應抵正兇，惟陳亞幅係黃開林同主僱

工，非本宗親屬可比，應以凡鬪科斷。已死韋雲猶與韋雲彰雖係同堂弟兄一家二命，第該犯等係聽從往拏韋雲猶送官，亦與糾眾共毆致斃一家二命案內從犯不同，其各將韋雲猶等致傷身死，自應各按共毆本律問擬。潘亞七及陳亞幅均各依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道光二十年說帖

誤認旁人共毆致斃

奉天司 此案叢碌因已死王正禮經李喜沅等僱令趕車，黑夜前往伊家尋毆，叢碌與在逃之叢代持械出敵，李喜沅等逃跑，叢碌等趕出院內，適王正禮進院探視，叢碌於黑暗中疑係李喜沅，即與叢代各將王正禮毆斃致傷，王正禮向叢代奔毆，叢碌用刀將其毆傷殞命。該將軍以例無共毆而誤斃旁人治罪明文，將該犯比照鬪毆而誤殺旁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查，鬪毆而誤殺旁人之案，必與人鬪毆因而失手誤傷旁人，方得照誤殺律定擬。若人雖由於誤認而傷實出於互毆，即應照鬪殺律問擬，不得牽引誤殺之案，致與失手誤傷者無所區別。今該犯叢碌因王正禮於黑暗中走至，疑係李喜沅，即與叢代等將其毆傷，王正禮向叢代奔毆，該犯用刀將其毆傷斃命，實屬鬪毆斃命，與因鬪誤斃旁人者不同，應即照共毆本律問擬。該將軍將叢碌比照因鬪誤殺旁人律擬絞，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查，王正禮身受各傷，惟被叢碌毆傷右脅腸出為重，應以擬抵，叢碌應改依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道光二十六年說帖

致斃多命死無擾害重情

江西撫 題：張連輝等有草坪一片，與同姓不宗之張質先等草坪毘連，各自蓄草肥田。中隔小溝一道，兩姓耕牛歷係分坪牧放，嗣因溝道淤平，間有牛隻越界食草，彼此均不禁止。後因張連輝等

牛隻越過張質先等草坪食草，張質先等瞥見，各自起意將牛搶回勒贖，張連輝等當即央人向張質先等勒還不允，定欲給錢三百千文方肯將牛放回。張連輝等聞知氣忿，分帶器械同往索還。張質先等仍欲勒錢取贖，致相爭鬧。張連輝致傷張質先，張大保致傷張罄宜，張雲山致傷張快安，張如海致傷張振岡，張秋芳致傷張卓立，張添狗致傷張玉峰，均各先後殞命。該撫將張連輝等六犯均比依事主因賊犯偷竊有人看守器物，毆打致死，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查，辦理擅殺之案，總以死者是否實係罪人為斷。若死者僅止因事偶然挾詐，並非平空肇衅，即不得概照擅殺定擬。今已死張質先等因該犯張連輝等牛隻越過張質先等草坪食草，將牛搶回勒贖，係屬因事偶然挾詐，與圖財肆搶不同。迨經人前往勸還，張質先等定欲給錢方肯將牛放回，亦無另有兇暴實蹟，自應各照共毆致死本律問擬。該撫將該犯等均照擅殺科斷，殊屬牽混。案關慘斃多命，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秉公研訊。如已死張質先等實係圖財搶奪及另有逞兇訛詐重情，方可將該犯等依擅殺罪人例擬絞。倘死者止係偶然挾詐，並無別項重情，即應改照共毆本律定擬。俟訊明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道光二十七年說帖

見病丐躄臥地內囑人那移

直督 題：路二因趙大見地內躄有病丐，恐其身死受累，囑令路二代為那移別處，許給大錢五千五百文。路二至更餘時邀同石二、李二攜帶麻繩，同至地內，路二用繩將病丐兩手腕捆住，一手提其髮辮，一手挽住其繩捆手腕，石二抬腿，李二跟隨，行至村外，與吳大眼會遇，路二告知情由，吳大眼近前查看，認係小祁子，路二即邀同幫抬，吳大眼應允。路二又用繩將小祁子脊背兜住，抬其左膀，石二抬其右膀，吳大眼抬其兩腿，李二仍隨同行走。抬至村西坑邊放下，致揪落小祁子髮辮一縷，並捆傷其兩手腕。吳大眼、李二畏懼走回。路二探視小祁子口鼻無氣，誤謂氣絕，慮恐報官拖

累，起意棄屍滅蹟，卽令石二看人，自將小祁子推入水坑，以致被淹殞命。該督以路二推溺小祁子係屬因疑致誤，事出無心，將該犯比照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律擬絞監候，石二等分別擬杖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趙大見小祁子患病在伊地內躑躅，恐其身死受累，令路二搬移。彼時小祁子並未身死，不過移一病丐，何至許給大錢五千五百文之多，況移至村外爲路無多，一人卽可背負，何必糾邀多人，又何必用繩捆縛，方能抬走。且白日商允搬移，又約定夜間動手，形跡尤爲詭密。是所供畏累移往別處之語，已難憑信。卽謂移開免累係屬實情，而趙大之畏累起意移開，原料小祁子之必死，卽路二之聽從代爲移開，亦料小祁子之必死，以料定必死之人，何以見其近似於死之時，又復畏懼徬徨，另生他計。且路二與趙大商計之時，止冀移往別處免累，今人已移開，累已可免，卽使小祁子果於是時身死，正遂其移開免累之心，何以又復棄屍滅迹。前後供情顯相刺謬。核其情節，若非路二等挾恨商謀有心致死，卽係另挾仇隙，謀命圖賴。不特路二所供事出無心係屬避重就輕，卽吳大眼等所供畏懼先回，亦屬飾詞狡辯。案情種種支離，首從罪名均關生死出入，應令該督另委賢員悉心研鞫，務得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道光二十九年說帖

主使共毆未便一事兩引

奉天司 查律載，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入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又，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原謀杖一百，流三千里，餘人杖一百。各等語。向來辦理此等案件，總以先經起意謀毆而當場並未喝令者以原謀論，如當場有喝令情事，下手之人有不得不從之勢者，則無論是否糾毆，均應以主使論。律例分晰甚明，自應於審斷時將是否謀毆有無喝令詳細聲敘，以憑定斷。此案圖清額因與僧吉陳口角爭吵，伊兄烏第陳喝令毆打，經翰顧善勸阻。烏第陳揪住僧吉陳髮辮拳毆，陳得勝趕向喝阻，被圖

清額瞋斥走回。僧吉陳向圖清額不依吵嚷，圖清額用拳向僧吉陳頭上毆打，復拾木棍連毆其額顛等處，倒地殞命。該將軍以圖清額聽從伊兄烏第陳喝令，用木棍毆傷僧吉陳額顛身死，烏第陳雖係原謀首先下手之人，並無致命重傷，自應以爲重論，將圖清額依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律擬絞，聲明業已病故，應毋庸議。逸犯烏第陳照原謀律罪應擬流，緝獲另結等因。本部詳核案情，圖清額與僧吉陳口角爭吵，事起臨時，伊兄烏第陳並無預行糾毆情事，今將烏第陳坐以原謀之律，引斷已未允協。且查，烏第陳當場喝令毆打之時，如果圖清額即行聽從下手，將僧吉陳毆斃，是烏第陳以兄使弟有不得不從之勢，自應依威力主使爲首律將烏第陳擬絞，圖清額依爲從律擬流。如烏第陳彼時雖曾喝令，而圖清額並未聽從毆打，直待烏第陳自與僧吉陳爭毆之後，圖清額始因僧吉陳向伊不依將其毆斃，則烏第陳雖有喝令之言，並無主使之實，應仍科以共毆人致死之條，將圖清額依下手傷重律擬絞，烏第陳既非原謀，亦非主使，祇應依餘人律擬杖。今查閱供招，於烏第陳喝令之時，圖清額有無聽從毆打，並未敘明，是否主使，抑係共毆，本部礙難懸斷。而看語內既稱圖清額係聽從伊兄喝令，毆僧吉陳致斃，又稱烏第陳係原謀下手並無致命重傷，是主使謀毆一事兩引，前後顯不相符。案情既未確鑿，罪名關繫出入，應令該將軍另行提犯研鞫，務得確情，詳察例案，妥擬具報，到日再議。咸豐元年說帖

乘人睡臥扎傷恐係有心致死

奉天司 查：此案沙貴洪因向僱主趙喜洪長支工錢不允爭鬧，並趙喜洪屢次斥伊飲酒，心生怨恨，又因同主僱工陳應興屢飲伊酒不允回請，起意將陳應興毆傷，令趙喜洪費錢將養，並可耽誤生意。乘陳應興睡熟，用刀戳傷其右肘殞命。前據該將軍將沙貴洪可否照鬪殺律擬絞，抑或依故殺律擬斬咨請部示，經本部查核情節恐有蓄意謀殺情事，駁令另行審擬去後。茲據該將軍咨稱，研訊該犯

實止起意毆傷洩忿，並非有心致死，可否將該犯依故殺律擬斬，抑或比照何律定擬之處，仍請部示等因。本部查，審理命案必須研究確情，詳稽例案，總以是否有心欲殺分別謀故鬪毆，不得任兇犯避就供詞，以致案情兩可游移，無憑定斷。此案沙貴洪將陳應興毆傷斃命，既據該將軍覆訊該犯意止將其毆傷洩忿，並無致死之心，即不得照故殺定擬。唯該犯將其毆傷之時，陳應興業已睡熟，並無爭鬪情形，亦未便照鬪殺科斷。第詳核案情，該犯初供謹稱陳應興在炕躡臥，燈光已息，並未供有微露月光及尚有燈亮之語，迨一經駁審，即添砌窗上微有月光，東間櫃上點有燈亮，供詞顯係捏飾，以為因見死者肱肘伸出在外，是以僅止毆傷不致命處所，狡避有心致死地步。且該犯既稱因挾僱主趙喜洪不允支給工錢及屢次斥伊飲酒之恨，與陳應興並無仇隙，何以將陳應興毆傷斃命？誠恐該犯與陳應興另有懷挾宿嫌，因而致死情事。乃該將軍並不研究確情，又不詳稽例案，仍據該犯游移兩可之供遽行咨部請示，本部竟成自擬自核，殊非慎重刑章之道。應令該將軍再行提犯研鞫，務得實情，按律定擬罪名具報，到日再議。咸豐三年說帖

嗣據該將軍研訊，沙貴洪毆傷陳應興意止洩忿，是以將右肱肘輕毆一下，如有致死之心，何不在致命處狠毆立斃。其時屋內並不黑暗，故陳應興被毆驚醒，即見有人赴沙貴洪躡臥處所。可否將該犯比照謀殺人未曾殺訖而邂逅身死，依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律擬絞，或比照謀殺人以致下手之犯另挾他嫌乘機殺害，並非失誤，將下手之犯照謀殺人本律擬斬，或應比照何條律例定擬，仍咨部核示等因。臣等查，謀殺人而邂逅身死依同謀共毆人科斷之例，係為死者並未受傷，因被謀殺情急奔脫，死於他所者而言；其謀殺人致下手之犯挾嫌另殺他人審非失誤者，將下手之犯照謀殺本律擬斬之例，係為謀殺聽從加功之犯而設。細繹兩條例文，必實係造意謀命及聽從同謀者方可援照科斷，若並無欲殺之心，死由謀毆傷重者，自不得牽引定擬。今沙貴洪因僱主趙喜洪不允長工支錢並常斥伊飲酒，心生怨恨，又因同主僱工陳應興屢飲伊酒不允回請，起意將

陳應興毆傷，令趙喜洪耽悞生意，乘陳應興睡熟用刀將其毆傷，不期因傷身死。如該犯果無造意謀命情，實止預謀致傷，身死由下手傷重，是其起釁雖同謀共毆者有間，而其致死則均由於下手傷重，衡情酌斷，自可照謀毆人致死之律定擬。惟詳核案情，該犯既與趙喜洪素有夙嫌，何不向其藉端洩忿，而反毆傷其店夥，殊出情理之外。卽謂死者屢飲伊酒未允回請，其嫌甚爲微細，何遽持刀逞兇，誠難保無另挾他嫌蓄意謀命情事。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應令該將軍再行提集犯證研訊，務得實情，另行妥擬具報，到日再議。咸豐四年說帖

疑竊拉勒瘋丐斃命情節未確

陝西司 查：審理命案，必須詳察下手情形，究明是否有心致死，務使情罪相當，方成信讞，不得任聽兇犯狡飾供詞，率行定擬，致滋輕縱。此案紀庭亮因素識不知信名乞丐陡患瘋病，於夤夜赤身跑進房內張望跳罵，紀庭亮先不知其瘋發，疑係行竊裝顛，大聲喊捕，鄰人李信、王大秀聞聲，各攜木鞭皮鞭趨至，盤問不答，李信卽用木鞭連毆傷瘋丐左臂膊等處，王大秀亦用皮鞭連毆傷其右臂膊等處，瘋丐仍復跳舞，語無倫次，紀庭亮等始知患瘋，將其推出門外。瘋丐行不數步，被石絆跌倒地，紀庭亮恐其被路過車馬碾傷，商同李信等扶至關外空廟關禁，俟次日送官鎖錮。瘋丐倔强難行，並舉拳向毆，紀庭亮用繩縛其兩手，又取兩節皮麻繩挽成死結套入瘋丐項頸，令李信看守門戶，王大秀點燈照亮，自將其牽走。中途被風將燈吹滅，王大秀轉回燃火，紀庭亮牽住瘋丐站立等候。詎瘋丐狂呼亂跳，仆跌路旁地內，紀庭亮暗中慙忙，不知瘋丐撲跌於地，手執繩頭拉起，不期用力過猛，致傷其咽喉，氣閉殞命。該撫將紀庭亮審照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已死瘋丐於夤夜赤身跑進該犯房內張望跳罵，該犯卽疑其行竊，大聲喊捕，試思夤夜行竊深畏人知，豈有進房跳罵自取捕拏

之理，是該犯所供因疑竊喊捕將其毆傷，已屬捏詞支飾。即謂該犯等將死者毆傷之後始知其陡患瘋病，欲行送官鎖錮，亦應暫為看守，以俟次日天明，又何必於深夜人靜之時商同扶至空廟關禁。該犯將死者捆縛牽走，據供因死者倔強難行，舉拳亂毆所致，唯該犯既能以一人將其捆縛，則死者並非倔強難行，已可概見，又何必用繩套入項頸，拉令行走。況該犯等將死者牽至中途，因風將燈吹滅，業經王大秀轉回燃火，該犯儘可將死者牽住等候，即死者撲跌倒地，亦當任其曠卧，俟王大秀點燈轉回，再行扶起，何致迫不及待。且死者於該犯牽住之時尚能狂呼亂跳，何至倒地後竟寂無一言，一任該犯拉勒斃命，其謂不知死者撲跌在地，尤屬有心狡避。核其種種情形，殊多疑竇，難保該犯等無商同謀害情事。承審之員並不詳核供情，率據該犯等串捏之詞，照圖殺定擬，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應令該撫再行遴委妥員詳細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咸豐四年說帖

共毆屍身無獲不得率請監禁

陝西司 查：審理人命案件，如現獲之犯訊係正兇而又供證確鑿，自應即行論決，不得率請監禁，致與例意不符。此案席亭銀因余傳武店客王學瑤向李玉濬索加利息，余傳武處令酌加利錢，許俟措交而散。嗣李玉濬僱船回籍，因被加利不甘，又恐走不脫身，起意待王學瑤等如來追索，即在船上毆打洩忿，糾允席亭銀並在逃之張世斗、李良秀幫毆。王學瑤探知，央同余傳武趕至，上船索討，致相罵詈。王學瑤撲向揪扭，被席亭銀拾棍毆傷。余傳武攏護，席亭銀用棍毆傷其肩甲，余傳武撲毆，席亭銀推格，不期船身偏側，余傳武站立不穩，仰面失跌落水，因水大溜急，屍身漂沒無踪。該撫聲明余傳武失跌由於推格，有在場眾證可憑，將席亭銀依同謀共毆人致死律擬絞監候，李玉濬依原謀律擬流，余傳武屍身未獲，請將該犯等牢固監禁，等因具題。查，該犯席亭銀聽從李玉濬糾毆王學瑤

等洩忿，該犯因余傳武撲毆，將其推格，不期失跌落水，儻余傳武遇救得生，卽不應將該犯論抵，如果余傳武當時淹斃，雖屍身漂失無捏，亦應據供定擬，將該犯擬絞，入於秋審辦理，不得稍涉游移，率請監禁，以致案懸莫結。此等人命重案，承審各官並未詳細研鞫，率將該犯等定擬罪名，復聲請監禁，核與例意不符。應令該撫速飭打撈余傳武屍身，並再行提犯嚴究，余傳武是否溺斃，務得確切供詞，核實定擬具題，到日再議。咸豐五年說帖

疑匪共毆斃命情節支離駁審

直隸司 此案閩塘因魏升赴大營探望親戚，有同鄉營書聶添佑、錢喜等託寄家信衣物。回歸途遇三人，各挑行李，魏升查詢，內有一人名喚張白，年四十九歲，一係禿子，一係瘦長身材，並未問悉姓名，同至小範鎮住宿，商定四人夥僱徐珠子小車裝載行李，朱黑子等幫同推拉，張白等在後跟隨。時苑五與李大雨等俱在村中街上，目擊張白等形迹可疑，苑五聲言日前伊備得茶食餚酒赴大營售賣，中途被一夥匪人搶食，內中有一禿子，今此四人中亦有禿子，似係搶奪茶食之人，忽有如許行李，定係搶奪得來，不如前去搜查，如行李中有婦人衣物，定是奸匪，竟可捆縛送官。糾允閩塘等十三人各攜器械，將張白等趕上。苑五嚷稱張白等形跡可疑，搜查行李方能放走。張白等不依，各持扁擔掄毆。苑五用腰刀砍傷張白頂心偏左，閩塘用鐵尺毆傷張白左耳根倒地，李大雨等亦各將張白毆扎致傷。徐珠子、朱黑子等因恐滋事，棄車走避，魏升與不識姓名二人亦先後逃走。苑五等將不識姓名二人趕上揪回，因未查看行李，恐其脫逃，各用腰帶將其捆縛，抬放車旁。查看車上包裹，多係婦女衣物，苑五卽令李猛猛等五人將衣包連車輛推至苑五家存放，苑五在彼看守。被捆之瘦長子乘間掙脫捆帶，搶拾苑五地上所放腰刀而逸。維時張白傷重將死，苑五令李大雨將禿子拉進村內，稱欲送究，禿子向李大雨央求解放，李大雨卽將禿子捆帶解開放走，

被苑五查知，將李大雨毆打。張白旋即殞命。苑五商同李大雨等將屍身抬擲井內，因所遺衣物無所歸著，俵分而散。嗣被訪拏，苑五復將贓衣分給閩塘，當錢作為盤費逃跑。旋被獲案。查訊地鄰人等，僉稱苑五等從無為匪，且多有房產，自過有餘，不致搶奪。並據魏升供，所帶衣物認不真切等語。該督將該犯閩塘依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該犯閩塘等俱係村民，並無盤查之責，張白等結伴同行，夥僱車輛，形迹有何可疑，豈能以帶有婦人衣物即一概目為奸匪。張白等由村中行走，苑五等並不知其來往踪跡，輒預料行李中有婦人衣物，供情殊屬支離。況夥眾既有多人，如僅意在盤查，何必各持兇械。至苑五聲稱內有禿子似係搶食伊茶食餠餠之人，何以糾眾前往時止稱張白等形跡可疑，並未將禿子是否搶伊茶食之事言及，顯係見張白等車裝行李，起意糾搶，假以曾被禿子搶食茶食為由，以為並非平空搶掠狡卸地步。且瘦長子既被捆縛抬放車旁，自係在地驢卧，何至任其掙脫，並將刀搶獲從容逸去。迨瘦長子既已掙逃，張白又傷重將死，正當急向禿子追問姓名來歷，何以僅令李大雨一人拉禿子進村，是時事已釀成，李大雨既經同夥盤查，又豈肯聽其央求將要證放走。現在禿子、瘦長子查訪無踪，難保非已被該犯等致死滅口。查，苑五係小貿營生，閩塘逃走時典當原贓作為盤費，其家無餘資可知，豈能以地鄰人等供伊自過有餘為必不搶奪之據。又如魏升、徐珠子、朱黑子等均係案內要證，徐珠子、朱黑子係苑五等村人，當苑五等上前攔車，何須走避，有無申通攔搶情事，必須嚴切根究。魏升與張白等三人同行同宿，結伴僱車，乃於張白姓名年歲一概問明，獨至禿子、瘦長子姓氏未經詢悉，尤非情理。至聶添佑、錢喜等託魏升寄物，自當逐件點明交付，且有家信，可以查起曾否夾帶婦人衣物，魏升豈得諉為辨認不真。再查閩塘供內，苑五指稱禿子即係搶吃匪人，與原題似係搶食茶食之人等語互相歧異。畢竟禿子等是否良民，魏升是否與搶匪同夥，承審官於此等緊要情節並不詳細推求，僅就現犯浮游之供遽行定讞，殊屬草率。檢查原驗屍格，

苑五所砍頂心偏左深已至骨，又係刃傷，自較閩塘鐵器所毆左耳根僅止青色者爲重，今稱閩塘下手傷重，擬以絞抵，亦屬毫無依據。案情種種可疑，應令該督再行嚴提已未到案犯證，悉心研鞫，務得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咸豐六年說帖

共毆致死當以傷重者坐罪

直督 題：高四子因貧向謝保和借衣兩件，攜赴徐付家押錢五百文花用，言明錢到回贖。嗣高四子措錢六百文，拏至徐付家取贖前押衣服，徐付聲言利息不足，不令取贖，互相口角，經人勸散。迨高四子攜帶屠刀赴地割草，與徐付會遇，高四子復向理論，致相罵詈，徐付趕攏，將高四子髮辮揪住捺按，高四子情急，順用屠刀嚇扎，致傷徐付胸膛左肋。適謝保和經過瞥見拉勸，徐付疑護牽罵，謝保和按過高四子手內屠刀，扎傷徐付左肩甲右臂膊右後肋。徐付喊跌倒地，牽罵謝保和祖先，謝保和復用刀嚇扎，致傷其脊背脊膂右臀右髀，越日殞命。該督以徐付身受各傷惟被高四子扎傷致命胸膛透內爲重，將高四子依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律擬絞監候，謝保和依刃傷人律擬徒，遇赦均予援免等因具題。臣等詳覈案情，高四子押給徐付之衣係向謝保和所借，迨高四子與徐付會遇揪毆，其經過拉勸者別無他人，卽係謝保和，其相值何以如是之巧，難保非謝保和向高四子索衣，高四子因徐付不允取贖，商謀前往毆打洩忿。就當場鬪情而論，高四子扎傷在先，謝保和扎傷在後，高四子扎止二傷，謝保和先後迭扎十四傷之多，徐付被高四子扎傷後因謝保和拉勸尚能牽罵，迨被謝保和連扎四傷始行倒地，且徐付倒後各傷均係謝保和一人所扎，高四子所扎胸膛一傷透內固屬致命重傷，而謝保和所扎右後肋一傷亦至透內，不得謂非重傷，況謝保和所扎脊背脊膂五傷雖無損透，亦係致命部位。案情既多疑竇，罪名出入攸關，應令該督再行提犯研鞫，究明正兇，按律定擬具題，到日再議。同治三年說帖

共毆斃命恐有圖財謀故重情

陝甘總督 題：王登潰與王化城並在逃之吳萬復同伴行醫賣卜，王化城自誇藥好卦靈，聲稱他人均屬誑騙，王登潰等不服，向勸未理。嗣因趕會同行，遇雨住歇古廟，王登潰復稱王化城不應說人誑騙，吳萬復亦斥其非，致相罵詈揪扭，王登潰等用石毆傷王化城偏左等處殞命。前據該督以王登潰供非有心致死，聲明雖無證見，覈諸傷供，似屬可信，將王登潰照共毆人致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臣部以該犯所毆係致命骨損，下手情形俱極兇狠，吳萬復在逃未獲，此外旁無質證，且所供王化城物件並無短少，亦無確據，其將王化城紙像彩簽攜去，原想借以冒名避罪，豈非自取敗露，情節尤屬支離。並恐係心懷妒忌，希圖冒名，始將王化城斃命，難保無謀故及圖財害命情事，駁令研訊確情，定擬題報去後。茲據該督疏稱，詰訊王登潰供稱，伊與吳萬復將王化城毆傷身死，原懼敗露，將其紙像彩簽攜去，冀免被人看破追究。至王化城算卦賣藥在外遊方，並非素有名望，伊初無冒名之意，前次到案問官嚴詰伊攜取紙像彩簽何意，伊隨口供稱希圖冒名避罪，其實伊初意只圖使人不知王化城係遊方道人，並無別故。王化城平日藉醫卜糊口，與伊等均屬遊方無業窮民，並無積存財物，實無懷妒圖財謀命情事。將王登潰仍照原擬具題。臣等復詳覈案情，該犯王登潰等與王化城同伴行醫賣卜，於王化城自誇藥好卦靈，聲稱他人均屬誑騙向勸未理，致相詈罵揪扭，該犯與吳萬復用石毆傷其偏左等處斃命。若非該犯等心懷妒忌，希圖冒名，何以將其紙像彩簽攜處，且前次到案供係冒名避罪，覆訊又稱隨口供說，是原訊供詞已屬不實不盡。卽以現供而論，如謂原懼敗露，將其紙像彩簽攜去，冀免被人看破，何不將此像簽一併銷毀，豈不痕跡全無，更可脫然無慮，而必故留贓據攜以自隨，非希圖冒名而何。且謂死者算卦賣藥並非素有名望，初無冒名之意，只圖使人不知王化城係遊方道人，並無別故，尤難憑